

来自大山深处的“移民管家”

记贵州正安县瑞濠街道办事处主任吴太玺



新华社贵阳3月26日电(记者李惊亚、李凡)“以前回娘家都是妈妈偷偷塞钱给我,现在我有能力给她买礼物,给她零花钱了。”

“以前我很自卑,连问路都不敢,现在我很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不仅我在改变,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改变……”

贵州正安县瑞濠街道移民安置点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演讲比赛比赛中,贫困搬迁户米莉的演讲《我的蜕变》,赢得台下搬迁户热烈掌声。

这个安置点有万余群众,2019年,户均就业2.04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安置点努力通过网上招聘,吸引人力资源公司入驻、包车送往外省务工等形式,户均就业也达到1.8人。他们和米莉一样,从最偏远的山区搬进新区,安下心、扎下根,生产生活实现“蜕变”。

这一切,离不开瑞濠街道办主任吴太玺的艰辛付出。干部群众说,他像个“移民管家”,既是“物业管理员”“家庭保姆”,又是“矛盾化解员”“就业中介”,一头黑发全累白了。他却说,走出大山是他的梦想,快退休的年纪,还能做这么件有价值的事,感觉“值了”!

手机成了“物业热线”,用耐心、细心为“家人”安家

吴太玺是2018年3月开始担任正安县移民服务中心主任的,那年他50岁。2019年3月,正安县在移民服务中心基础上,成立贵州省第一个专门的易地扶贫搬迁办事处——瑞濠街道办事处,吴太玺任主任。干移民工作之前,吴太玺在乡镇工作27年,在县机关工作3年。

正安县地处武陵山区深处,是贵州偏远贫困的一个县。为了响应国家易地扶贫搬迁的号召,实现整体脱贫,2018年6月以来,全县20个乡镇的1.6万余贫困人口陆续搬进瑞濠街道移民安置点。以前这里是荒地,如今一排排崭新的楼房,周边配套有医院、幼儿园、小学、农贸市场等,是全县城最漂亮、设施最完备的社区。

他带着干部挨家挨户跑,每一个家庭致贫原因是什么,收入来源是什么,他都摸得一清二楚;群众来服务中

▲吴太玺(中)在贵州正安县瑞濠街道移民安置点与搬迁户一起讨论文艺演出进搬迁小区的快板词(2019年12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杨文斌摄

心办事,他会主动上前搭话,问老人生活适不适应,问年轻人找到工作没有,孩子转学顺不顺利……最后,他总会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和一句“有困难随时找我”。

开始,城市生活对于很多搬迁户还很不适应,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不会开家里防盗锁,不会用网络电视,有的连冰箱、拖把都不会用。碰到困难,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吴太玺,而他总是事无巨细,耐心帮助。

59岁的搬迁户王廷贵和老伴在家打扫卫生,不小心把房门的反锁扣拧上了,俩人打不开门慌了神,打电话找到吴太玺。吴太玺上门教王廷贵开锁,得知他轻微残疾,两个儿子患侏儒症,又介绍他在社区做保安,加上低保等补助年收入3万元。“搬到县城举目无亲,这个主任待群众和蔼可亲,让我心里一下子有了依靠。”王廷贵说。

“如果是我的父母从农村来到城里,他们也需要适应一段时间,把群众当亲人看待,才会用耐心、细心和爱心做好工作。”吴太玺经常这样说。那段时间,他的手机成了“物业热线”,他带领干部疏通住户下水道300多次,帮忙找家800多次,帮助开水电开关500多次,接受住户电话咨询4万多次。

最忙的时候,一晚上接到十几个群众电话。为了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尽快解决群众难题,吴太玺晚上睡办公室沙发,他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不能睡软床,每次要用水杯垫高腰椎半小时才能勉强入睡,早上醒来左脚又麻又疼,他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医生开的止痛药水。

吴太玺出门总是挎个公文包,里面装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文件,在县里开会遇到好的项目,就可以及时争取。安置点医院的住院部面积小,群众就医不方便,他找县里争取到500万元的项目,把住院部扩建了800平方米。有人提醒他,干多错多,他却说:“这是我的家,谁不想把自己家完善好。”

瑞濠街道新龙孔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鲜劲松评价吴太玺:“他都那么大年纪了,工作还特别有激情,再不想干事的人跟着他,都想干事,是我们干部的模样!”

移民新区的“家庭保姆”,及时化解矛盾让家更“稳”

瑞濠集中着全县各个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矛盾问题特别多,需要吴太玺一一应对化解。安置点有939个残疾人、317个留守儿童、2800个老年人和99个大病患者,特殊群体比全县任何一个乡镇都多,他都牵挂在心。

搬迁户郭建平在车祸中受伤,胸部以下失去知觉,一家六口的重担全部压在妻子吴太芬身上,不堪重负的她一度想离开这个家庭。

吴太玺找吴太芬谈心:“车祸虽然不幸,但你的家还是完整的,公公婆婆待你像女儿,两个孩子需要母亲,遇到再大的困难有政府,你不能离开。”郭建平虽瘫痪在床,但双手可以活动,吴太玺介绍他给服装厂的婚纱串饰品珠子,一个月计件收入近千元,吴太芬卖衣服月收入2000元,吴太玺为他家申请了低保、残疾人补贴,全家的生计有了保障。

吴太芬性格内向,心情好时话多,思想负担重时话就少。“我察言观色,猜她的心思,每次都猜得八九不离十,常给她打打气,这个家庭就稳定了。”吴太玺说。他干脆认了吴太芬做妹妹,经常上门嘘寒问暖。

16岁的“小移民”李清萍幼年母亲去世,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她从小由奶奶带大。奶奶改嫁后,李清萍来正安县职校读书,平时在瑞濠一个人生活,社区义工来家访,看到李清萍在纸上画了一个蛋糕,猜测小姑娘快过生日了,吴太玺得知后,偷偷把李清萍的奶奶从中观镇红光村接过来,自掏腰包给李清萍过生日。

“我上完晚自习回家一打开灯,他们就唱着生日歌,捧着大蛋糕和一个洋娃娃,从屋里走了出来,我奶奶竟然也在。”回忆起温暖的情景,李清萍很激动。

过去在老家,过生日时奶奶会给她煮一碗长寿面。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戴“皇冠”,过生日吃蛋糕。蛋糕真甜,可她和奶奶都哭了。吴太玺也红了眼眶,对李清萍奶奶说:“您放心,我会照顾好清萍。”后来,吴太玺专程去学校找校长,听说李清萍看见垃圾会捡起来,还主动打扫教室卫生,变得很有正能量,他比自己孩子受到表扬还高兴。

移民社区里事情又多又杂,但干部人数很有限,吴太玺在搬迁党员、退休党员、机关党员中选取357名苑长、楼长和党群连心户长,每个连心户长联系12户群众,还引进250名义工、社工和党员志愿者,形成网格化自治组织,有什么情况他可以第一时间掌握。

工作遇到群众不理解是常事,群众说的话再不中听,自己再受委屈,他都尽量忍让。一次,一个搬迁户醉酒后来服务中心闹,说分的安置房面积小,一家人不够住,社区干部耐心解释政策,搬迁户却对干部破口大骂,骂的话很难听。“当时我的眼泪都出来了,也曾犹豫要不要坚持下去,但既然选择了这项工作,就要干好、干完。”吴太玺说。

想方设法帮助安排工作,“就业中介”让群众“富家”

32岁的搬迁户米莉天生右眼斜视,自卑的她总是用厚厚的刘海遮住右脸。2011年嫁到正安县小雅镇木桥

村后,她一度很绝望:住在山里像是与世隔绝,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社交。更令米莉难受的是,受她负面情绪影响,两个女儿性格也很内向。

2018年,米莉一家老小六人在瑞濠分到120平方米的新房,去移民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她结识了吴太玺。没过几天,米莉接到吴太玺的电话,推荐她去正安县黔灵女技能培训学校做资料专员和招聘专员,并推荐她参加社区的月嫂培训。“光搬到城市还不够,要想今后生活好,你一定要工作。”吴太玺说。

在吴太玺的鼓励下,从未上过班的米莉克服羞怯,大胆迈向了社会,平时在培训学校上班,空闲时间做月嫂。米莉的丈夫白天上工地打工,晚上在社区巡逻。生活越来越好,从事业中也获得自信,米莉把头发扎起来,露出清秀的脸庞,变得开朗爱笑。“女儿在这里见识多了,自信心也回来了,我给报了舞蹈班,希望她像妈妈一样变得优雅美丽。”

搬出来只是第一步,要让搬迁户安心在城市“扎根”,必须靠就业。瑞濠安置点建立了劳动力数据库和就业需求清单,围绕技能、持家等培训4480人次,提供部分公益性服务岗位,旁边的工业园区招工也优先解决搬迁群众,但仍有部分群体难以就业。

在吴太玺手机里,存着全县大大小小几十个公司负责人的电话。物管公司、拖把厂、茶厂,哪怕给服装厂串珠子、给丧葬厂糊纸,只要双手能活动,他都想办法给找工作。“不然家里没有收入来源,肯定要出大问题。”吴太玺说。

正安县黔灵女技能培训学校校长李琳还记得和他“跑业务”的情形。那是2018年,吴太玺听说有剧组在村里拍电视剧,需要大量群众演员,大雨天喊她一起到片场找导演。“他和导演谈了两个多小时,问得特别细,需要哪种角色、该怎么演、报酬怎么谈,还讨价还价,把报酬从每天50元谈到70元。”最终,剧组来拍摄3个多月时间,一天最多解决了安置点200多人临时用工。

“吴主任当过乡镇教师,学生多,人脉广,每当得到哪里采茶、采花需要大量用工的消息,他都特别高兴,叫我赶紧组织群众去做,他还开车送搬迁户去景区面试。”李琳说,“为了搬迁群众有份收入,他想尽办法,付出很多。”

贵州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省。2019年,瑞濠街道移民安置点实现每户至少一人就业,户均就业2.04人,远高于贵州省平均水平,2019年4月被贵州省政府评为易地扶贫搬迁示范点。

采访结束前,记者提出去吴太玺老家正安县流渡镇百花村看看。海拔1350米的苦寒之地,过去住着几十户人家,后来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外出务工等方式纷纷搬走了。吴太玺是正科级干部,是这里走出去最大的“官”,按规定,国家公职人员直系亲属不能享受搬迁政策。现在,这里只剩下三户人家,他的老母亲住着最简陋的木房。

坐在这间没有一件像样家具的老屋里,记者问吴太玺:“你在乡镇工作几十年,原本可以在县城清闲几年退休,你却选择做繁重的移民工作,究竟图什么?”“我从小生在大山里,深知山里的苦,我喜欢这份工作,不仅因为党性、责任,还因为帮助更多人走出大山,始终是我的梦想。”他说。



▲巴珠展示其收藏的党徽(3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听翻身农奴巴珠老人说百岁生日愿望

“我100岁了,要问我有什么生日愿望,那就是永远感恩党,祈祷国泰民安,百姓幸福生活!”巴珠老人指着墙上的党旗,对上门祝福的村小组长扎西说。隔着口罩,从深褐色脸庞上变化的褶皱也能感受到他幸福灿烂的笑容。

桃花次第绽放,绿意回归大地,雪域高原腹地的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顶嘎村充满春天的气息。作为西藏最年长的老人之一,从备受压迫剥削的农奴,到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巴珠见证了这片神奇土地的百年变迁。

从“差如发丝”到“补贴多多”

听说自己领取的寿星老人补贴将从目前的每年2400元涨到3600元,巴珠说:“国家给的补贴已经不少了,在旧西藏哪有这好事!”

巴珠老人的家位于村中的小山坡上,二层藏式小楼精致敞亮,星星总书记的像上挂着洁白的哈达,冰箱彩电、电动酥油机等电器一应俱全,白泥灰将院子外墙粉饰得平整洁净。望着窗外柳树抽出的新芽,老人感慨万千。

“以前给农奴主支差的次数比头发丝还要多。”巴珠说。多如发丝的“差”,指的是旧西藏名目繁多的劳役,包括运粮差、耕牛差、锄草差等数十种。

民主改革前,巴珠曾在普果、吉巴和措巴三个粮卡(庄园)支差,每到支差神差(寺院僧人的念经费用),巴珠就要赶着驮满贡品的牲畜,徒步70多公里前往拉萨,即使再困再累也不敢耽搁分秒。

“农奴的身子根本就不属于自己。”巴珠说,“在庄园主眼中,农奴就是牲口,白天有干不完的活,晚上忍受风寒睡在牛圈里,稍有不慎就要被毒打。”

据《堆龙德庆县志》记载,民主改革前,堆龙德庆地方共有领主及其代理人394人,通过乌拉差役、高利贷等对农奴进行残酷剥削。

黑暗终被光明驱散。1959年3月,伴随着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封建农奴制度被终结,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巴珠分到了19亩田地、1头耕牛、2头黄牛、1匹马,盖起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座房子,当上了顶嘎村朗生(农奴的一种)互助组组长,开始了新生活。

期颐之年的巴珠,现在每年可以领取老干部补贴、寿星老人补贴等补助1.3万多元。他说:“现在啥都不干了,国家管生活,管幸福。共产党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乞讨度日”到“小康生活”

两年前,受益于政府的精准扶贫搬迁政策,巴珠的小女儿巴桑一家从老旧的屋子搬到了东嘎街道桑木祥和安居苑小区,60平方米的单元房敞亮干净,而且没有掏一分钱……

谈起这件事,巴珠激动地说:“为了帮助群众过上好日子,党和政府做了很多事。干部都上门服务,问寒问暖。”

巴珠小的时候,家里迫于生计,有6个兄弟先后离家乞讨。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襤

清气满乾坤 顶春来早

楼,为了活下来受尽煎熬。让巴珠印象最深的是,每到过藏历新年,高傲的贵族会比平常多施舍一些糌粑,这来之不易的“慷慨”还要农奴“千恩万谢”。

数据显示,民主改革前,拉萨城区有2万人,而城市周围居住在破烂帐篷里的贫民和乞丐就有近千人。

民主改革开启了西藏告别贫穷的新征程。1959年底,拉萨市先后安置8700多名贫苦游民和乞丐就业,救济8500多名生活困难的贫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帮扶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西藏告别绝对贫困走向富裕。2019年底,西藏全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巴珠所在的顶嘎村年人均纯收入达1.3万余元,即将和全国同步实现小康。

百岁生日如今已四世同堂。大女儿拉姆照顾老人的衣食起居,她说:“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讲起过去的苦日子,跟现在的生活比起来,真是天差地别。现在,小孩上学费用国家全包,看病吃药也有医保报销,吃的穿的都越来越讲究。只要勤劳,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

从“病无所医”到“长命百岁”

3月21日,在家人的祝福声中,巴珠度过了自己100岁的生日。“忆苦思甜,我怎能不感谢党呢!”巴珠说,“党的政策越来越好,要不是老党,我还真想出去走走看看。”

巴珠曾目睹有农奴与乞丐病死在田间地头、街道角落。他说:“在旧西藏,穷人最好永远不要生病,因为穷人看不起病。”

旧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一旦生病,常常寄希望于打卦问卜、求神拜佛。巴珠“幸运”地活过了那段黑暗岁月。

经过60多年的发展,西藏摆脱了医疗卫生落后的局面,医疗服务、妇幼保健、疾病防控等服务体系不断健全。西藏人均预期寿命已由和平解放初期的35.5岁提高至目前的70.6岁。全区还推出了农牧民贫困患者“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有意愿的农村“五保”老人全部实现集中供养。近年来国家组织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正让“大病不出藏”成为现实。

巴珠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医疗水平高了,农村像我这样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目前,德庆镇70岁以上老人就有375人,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天的西藏,越来越多老人像巴珠一样,实现了长寿愿望。

攀谈时激动时,老人翻弄起床头边的小包,在一个扎着红丝带的眼镜盒中,颤颤巍巍地拿出一枚党徽递给记者,双手合十,激动地说:“共产党和我一样快100岁了。从1959年我当村干部开始就想入党,我敬仰共产党!”

藏乡春来早,清气满高原。春天的阳光洒满山村,巴珠来到顶嘎村委会大院,和村里的其他老人围坐在一起,唠幸福的家常事。其乐融融的景象,定格成一幅老有所养的美好画卷。

(记者沈虹冰、张京品、王泽昊) 新华社拉萨3月26日电



▲巴珠在村口和村民聊天(3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洛卓嘉措摄

人生再难,也要努力绽放

南疆“勇敢花朵”的逐梦人生

新华社乌鲁木齐3月24日电(记者何军)喀萨古丽·艾合麦提尼亚孜乘坐的火车,在行驶20多个小时后,缓缓地停靠在乌鲁木齐站。

这是她第二次来乌鲁木齐,4年前在这个地方住了半个月就喜欢上了,这次她要留下工作,开启一段新的人生。

今年3月,为了让南疆剩余10个未摘帽县的4.21万户、16.58万人顺利脱贫,新疆从东疆、北疆地(州、市)“挤出”5万个工作岗位,专门用于喀什、和田、克孜勒苏安排贫困户就业。

得知消息的喀萨古丽与父母商议后,决定出去闯一闯。

“我的家乡人均耕地不到1亩,要想脱贫,就业才是最好的办法。”她说。

喀萨古丽生活了22年的和田地区墨玉县,是新疆剩余10个未摘帽贫困县中未脱贫人数最多的地方。

她的家中6口人,除父母外还有3个弟弟。近几年,在扶贫优惠政策的支持下,一家人种了6亩地、养了5头牛,收入相比之前几近翻番。无奈孩子太多,加上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是没能摆脱脱贫困。

正是因为贫困,喀萨古丽曾与向往的大学生擦肩而过。

2016年高考,她考的分数够上一所不错的本科学校。可是,看到成绩单的父母却高兴不起来,虽然学费、住宿费有国家补助,但每月的生活开销也不是一笔小敷。

暑假里的一天,父亲将400块钱塞到女儿的手中,让她到在乌鲁木齐当厨师的舅舅那里玩一段时间,回来后就留在家帮忙挣钱。

看到父母眼里的无奈,懂事的姑娘忍住眼泪接过钱,假装高兴地出发。身材弱小的喀萨古丽,却不轻易

被命运的坎坷击倒,正如自己的维吾尔语名字——勇敢的花朵。

留在家里的她,悉心照顾着妈妈和两个弟弟,还经常到父亲打工的建筑工地搬砖。

“我的目标是当一名工程预算师,在工地既能赚钱还能学到东西。”她坚信,只要有理想,总会等到成功的一天。

由于交流能力强、熟悉电脑操作,“访惠聚”驻村工作队让喀萨古丽到村委会当了一名会计助理,能歌善舞的她还是村里各类文艺活动的主持人。

得到去乌鲁木齐就业的消息,喀萨古丽和父母商量后,找到村里的第一书记,表达自己想去的愿望。

“书记很支持,还让我放心家里,有事村里会去帮忙。”她说,出发之前,村干部指导她与新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县上还集中即将去就业的人员进

行了一次防疫培训,给每个人免费发了行李袋和新衣服。

尽管还未脱贫,但家里的不断变好让喀萨古丽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国家的补贴下,一家三人不但住进了新房,还修缮了庭院。上大学的弟弟每年能领到3000元的国家补助,另外两个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弟弟上学更是不掏一分钱。

而对于自己,即将去上班的单位是一家工程建筑类企业,正好兴趣对口。每个月工资2000至4000元不等,好好干的话全家今年肯定能脱贫。她说,等到家里脱贫,再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喀萨古丽随身带到乌鲁木齐的行李箱里,除了换洗的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外,还有一摞书和笔记本,笔记本上写满了摘录的文字和符号。

春天的脚步已悄然走来。相信不久后,勇敢的花朵会盛开。